

泥步修行

余秋雨 著

ni



bu



xiu



x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泥步修行 / 余秋雨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354-9646-1

I. ①泥… II. ①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077937号

总策划: 尹志勇

策划人: 唐建福

责任编辑: 刘兰青 梅若冰

营销总监: 韩澍东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尚書堂

责任印制: 邱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25 插页: 1 页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0 千字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印刷厂进行调换)

余秋雨

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早在“文革”灾难时期，针对以“样板戏”为旗号的文化极端主义，勇敢地潜入外文书库建立了《世界戏剧学》的宏大构架。灾难方过，及时出版，至今三十余年仍是这一领域唯一的权威教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在担任领导职务六年之后，连续二十三次的辞职终于成功，开始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所写作品，往往一发表就轰传社会各界，既大力推动了文化古迹保护，又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模仿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址。他是迄今全球唯一完成此举的人文学者，一路上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他所写的大量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白先勇先生说：“余秋雨先生是唯一获得全球华文读者欢迎而历久不衰的大陆作家。”在台湾，他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等等几乎全部文学大奖。在大陆，《扬子晚报》《成都商报》等报刊近年来频频向全国高层读者调查“谁是你最喜爱的当代写作人”，他的排名每一次都遥遥领先。

几十年来，他自外于作协、文联等社会团体和各种会议，不理睬传媒间的杂音和喧闹，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完成了“空间意义上的中国”、“时间意义上的中国”、“人格意义上的中国”、“审美意义上的中国”等重大专题的研究和著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北京大学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本世纪初年开始，赴美国国会图书馆、联合国总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处演讲中国文化，反响巨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秋雨书院”。现任上海图书馆理事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陈羽）

目 录

上部 破惑

难在不惑	003
正觉的种子	008
迎灾实修	016
位之惑	026
名之惑	033
财之惑	044
潮之惑	055
仇之惑	063
终极之惑	076

中部 问道

问道魏晋	087
何晏	089

王弼	090
嵇康	092
参拜佛门	097
群山问禅	104
天台宗（法华寺）	105
唯识宗（法相宗）	107
华严宗	109
禅宗	112
慧能	112
顿悟	118
机锋	120
沩仰宗	124
临济宗	124
曹洞宗	125
云门宗	127
法眼宗	129
天理良知	132
朱熹	135
王阳明	136
曾国藩	143

大道巍峨	145
道教路线	146
老子	146
庄子	154
清心戒杀	164
参赞天地	165
养气护生	166

下部 安顿

引 言	171
生存基点	176
因空而大	181
天地元气	188
本为一体	195
相信善良	203
我在哪里	212
日常心态	219
余秋雨文化大事记	227

上部
破惑

难在不惑

什么叫修行？

下定义是容易的，做起来却很难。难就难在，很多人一上来就走偏了。

怎么走偏？那就是一说修行，就忙着找书籍，找导师，找讲座，找寺院，找“仁波切”。

本来找找也可以，但我要立即作一个提醒：修行的关键，不在于吸取，而在于排除；不在于追随，而在于看破。

排除什么？排除大大小小的“惑”。

看破什么？看破大大小小的“惑”。

先说“小惑”。那就是我们平常不断遇到的疑惑、困惑。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一段段实际的障碍，等待我们一一解答，一一通过。

再说“大惑”。那像是一种看不到、指不出的诡异云气，天天笼罩于头顶，盘缠于心间。简单说来，“大惑”，是指对人生的误解，对世界的错觉。

修行，就是排除这些误解，看破这些错觉，建立正见、正觉。

这有点累。那么请问，人生在世，能不能不修行，不排除，不看破？

当然也能。但是，世间之“惑”，相互勾连。一“惑”存心，迟早会频频受到外来的迷惑、诱惑、蛊惑。自己受到了，又会影响别人。如此环环相扣，波波相逐，结果必然造成世事的颠倒，生命的恐惧。

二

有一种惯常的误会，以为知识和学问能够破惑。就连韩愈都说过，教师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学生“解惑”。但是，人们渐渐发现，那批掌握大量知识和学问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虽也能解答种种“小惑”，却总在扩大着世间“大惑”。用口语说法，都是在给民众添堵、添累、添乱。

三十年前我曾担任上海市高校中文专业兼艺术专业的教授评审组组长，后来又担任过国内好几所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答辩主席，读到过太多太多“重大学术论著”。我当然不能说多数教授、博士都名不副实，但是，那么多堆积如山的论著，在总体上实在不敢恭维。

任何一个题目一旦出现在这些论著里，往往会变得冗长、琐碎、艰涩、复杂，让人头涨、头晕、头痛。这就是“惑”的基本效能。不难想象，当这些论著成为教材，在课堂里讲上一年半载，将会是什么情景。

不少教授、博士的现实人生，也陷于“大惑”之中。他们基本上都是好人，但很少真正关注世间大道、人类价值、普遍正义。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眼角时时打量着同行、同事在社会虚衔、会议邀请、项目经费、招生名额上的任何信息，结果总是寝食难安、焦虑不堪。他们为人生开辟了一个个无形的战场，天天暗战，夜夜舔伤，永远没有偃旗息鼓的日子。

比教授、博士更严重的，是高官和富商。他们的权位和财富，在一般

人看来，应该可以解决世间的千难万难、千惑万惑，但事实如何呢？他们中的大多数，把自己很普通、很寻常的生命涂上了权位和财富的金粉，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这就让平民百姓产生一个巨大的误会，以为人生的价值全在权位和财富。一代代家长便以这种标准训导子女，变成了一种社会通例。其间虚掷了多少生命，简直无法想象。他们自己，更是惧怕权位和财富的失去，不能不在趾高气扬中担惊受怕，上下其手。把这些现象加在一起，那就是“既惑人，又惑己”。

因此，修行之要，就是“破惑”。破了一个又一个，最后达到“不惑”。

每破一个“惑”，抬起头来，就会觉得惠风和畅、秋高气爽。一连破几个“惑”，放眼望去，顿时会领略海阔天空，烟波浩渺。如果能够抵达“不惑”的境界，那么，人生就会真正抵达自在的境界。

三

这事不能太急，也不能太拖。

孔子为“不惑”划定了一条年岁界线：四十岁。

他在《论语·为政》中有一段著名的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个过程比较长，我们不妨截取“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两个时段来说一说。

你看，三十岁已经“立”了，却要到四十岁才能“不惑”。整整花了十年，而且是人生精力最充沛、思维最活跃的十年。

孔子所说的“立”，是指“立身”，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根基、有地盘、有专长、有成绩、有形象、有公认的人。这不是很多人追求的目的。

标吗？怎么还要经历漫长的十年，才能进入“不惑”呢？

确实，在普通民众看来，“惑”是小事，“立”是大事。但是，孔子排定的年岁作出了相反的回答。

仔细一想便能明白，人们正是从种种“立足点”上，生出无穷无尽的“惑”。无论是专业的立足点、权力的立足点，还是人际的立足点、财产的立足点，带来大量的竞争感、嫉妒感、危机感、忧虑感。这一些“惑”，其实都是“惑”。追根溯源，肇祸的是“立足点”，也就是“立”。

即便是最好的“立”，也是一种固化，一种占领，一种凝结，一种对传统逻辑的皈依，一种对人生其他可能的放弃，一种对自身诸多不适应的否认，一种对种种不公平机制的接受。这，怎么能不造成重重叠叠的“惑”呢？

因此，由“立”到“不惑”，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十年，还是少说了。只有自信如孔子，才敢这么说。

我认为，孔子的伟大之一，是对“不惑”这一命题的发现、提出、悬示。事实证明，四十岁之后的孔子，并没有达到“不惑”。他五十岁之后做了几任官，都磕磕碰碰。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带着弟子周游列国，那就更不顺了，处处碰壁，又不知何故，甚至觉得自己像一条“丧家犬”了，怎么能说得上“不惑”呢？

“不惑”的目标没有达到，但他时时都在“破惑”。甚至，为了“破惑”不惜流浪野外，年年月月叩问大地，泥步漫漫未有穷尽，直到怆然暮年。如此人生长途，正该百世仰望。

孔子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高尚的人，也会有很多“惑”。甚至，越高尚，其“惑”越多。尤其像孔子这样的儒家学者，把世间之“惑”全都压在自己肩上了，要破谈何容易。

可见，不管生命等级的高下，“破惑”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生命难题，而且还会伴随终身。因此大家都何须遮遮掩掩，而不妨敞亮地回顾和讨论。年长者更应该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后辈，因为“破惑”的经验，也就

是为人生减负、让精神自如的秘方，理应早一点传递给刚刚上路的生命。试想，人们如果在年轻时总是迷惘蹒跚，到了老年才开始觉悟，那是多大的生命缺憾？

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我也就有信心来讲述自己的“破惑”经历了。我心里有点焦急，天天看到周围的人们一心追求各种各样的“立”，却不知破“惑”，造成了生命的大量虚假和颠倒。我写过很多书籍劝说都无济于事，现在，除了推门而出，现身说法，已经没有办法。

而且，我的年岁，也在催我不能不讲了。

老人唠叨，已无他求；话重话轻，皆是心声。

正觉的种子

我这一生，破除的“惑”比较多。

不少看起来似乎很难破除的“惑”，也都被我一一破除了，使周围的朋友非常吃惊。

但是，取得如此成绩，并不全是个人的努力。仔细回想，在早期，有两个强大的客观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干净的童年，二是肮脏的灾难。

先说童年。

我有一个切身体会：一个人，如果在穷乡僻壤度过童年，很可能是一种幸运，因为这会让他从起点上领略最朴素的真实，为正觉留下种子。所谓正觉，就是未染虚诳的简明直觉。因此，这些正觉的种子，正是我毕生破“惑”的深层原因，也是我后来接受大艺术、大哲学的基点。

举些例子吧。

我们村里，对生死之界看得相当平易。

村子里几乎没有人去过县城，平日都在田里农作，比较正规的外出就是进山扫墓。

田里，劳累而平庸；山间，美丽而神奇。因此，进山便是村人的乐事。到得长辈坟墓跟前，总是以墓边草树的长势与长辈开玩笑。“爷爷，今年您有点儿偷懒了，这杨梅比不上外公那边”；“叔叔，您的几棵松树长势不错，累着了吧？”……

村里哪位老人去世了，必然全村恭送进山，就像现在城里人送别一位退休职工，没有太多伤感。孩子们更是在送葬队伍的前后蹦跳戏耍，采花摘果，一片欢快。孩子们从小就相信，只有我们的笑声，才能让长眠的老人心安。

连生死之界也看得这么淡，当然就更不在乎贫富之界了。我们村子里的农民，全都匍匐于春种秋收、菜蔬鱼蚌之间，家家户户的生活大同小异，差别实在不大。吃饭时分，邻居之间都有端碗游走的习惯，筷子伸到四五家的碗碟里去，十分自然。哪一家若有意外的吃食，例如网了一条大鱼，或抓了两只野鸭，一定是全村的事。即使谁家的冬瓜、南瓜长得特别大，也会煮熟了分给各家。正因为这样，后来一定要在村子里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还让他们之间展开“阶级斗争”，实在是难上加难。

几里之外稍大一点的村子里，倒真有几户有钱人家。有钱，是因为做了丝绸和药材的生意，因此，并没有“剥削”四乡民众的痕迹。

说了贫富之界，再看看官民之界。

村里管事的，原来也有名义上的“保长”和“甲长”，主要是在庙会期间领头舞个狮，在火灾时派人敲个锣。村子里的事情分两拨，一拨是庄稼的事，一拨是各家的事，他们都管不到。他们有自己的庄稼自己的家，怎么会去管别人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上面派下来一个“村长”，是一名复员的残疾军人，很客气，见人就笑。他只做两件事，一是根据上面的布

置召集村民开个会，村民都在昏暗的油灯下打瞌睡，他用大家都听不太明白的外地口音读点什么，也就散了；二是村里年轻人结婚，他会被邀请到婚礼上站在中间，还是用大家都听不太明白的外地口音说几句好话。他做“村长”的酬劳，就是按规定在村民每年“缴公粮”时给他留下两袋。村民总想给他多留一点，因为他有残疾，不能劳动，而他总是推拒着，说：“够了，够了，足够了！”

在村民心目中，做“村长”，是因为不能自食其力，比较空闲，又能讲话。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留下的有关生死之界、贫富之界、官民之界的正觉。

这些正觉很浅陋，却能使我后来遇到种种台阶、竞争、理论、学派时，投去不太信任的目光。因此，我把这种童年正觉，称之为“初元正觉”。

二

那就要说说对于教育的“初元正觉”了。

我在乡下接受的早期教育，更让人难以置信。

几个疑似逃婚的外地少女，在一座破落的尼姑庵里办了第一所小学，我就成了她们的学生，但她们自己还都没有小学毕业。我妈妈文化不低，却一心在为村里的成人办“识字班”，不怎么管我，却要我从三四年级开始就夜夜为村民写信、记账，算是我的“课外作业”。我从这样的小学毕业后到上海来考中学，上海的亲戚们全都摇头，因为当时上海教育水准就已经足以傲视千里。但是，让他们惊讶的是，我很快获